

GREAT EDUCATORS OF THREE CENTURIES

BY

F. P. GRAVES, PH. D.

TRANSLATED BY

CHAI-HSUAN CHUANG, PH. D.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美國格萊夫斯博士著
莊澤宣博士譯

現代教育名著
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洋教育史大綱

姜 琦 譯 述

全書參酌東西洋各教育大家所著之教育史及教育思想史。間或參以己意。自古迄於今日。其中教育之變遷起滅。以及泰西各教育大家之學說事跡。詳述靡遺。足為高等學校之參考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册一元八角

元(787)

Great Educators of Three Centu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初版

回(現代教育名著)近三世紀西洋大教育家(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F. P. Graves

譯述者 莊澤宣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秦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原序

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套講教育改革家的論文無論怎樣想像不能叫做一本「教育史」。要這樣叫法，各人的傳略祇可做陪襯，適當的歷史上及哲學上的關連是不可不講的。所以這本書並不想繼續我的中古以前教育史和中古及過渡到近代的教育史。其中有一部分是與後者相同，大部分是洩漏我近代教育史的春光，但本書的內容和目的卻與教育史大不相同。

按近代教育史在此書後出版，已由吳康君譯出，爲世界叢書之一。

我覺得近三世紀在新教育上做了許多新鮮和改革事體的人的生平和工作給那些沒有讀過他們的全部著作的人看了或者不無興趣及價值。我並且把每個改革家的社會背景略說一說。不但如此，雖則我所做的傳略不短，卻把那些與本人的貢獻或與他的工作的存在及蔓延沒有關係的一概刪去。我大膽期望我這種編法於普通一般的讀者和願研究教育的源流而時間有限的人能有益。這本書可

做參考用，讀者俱樂部用，或竟作不能仔細研究近代教育史的班上的教科書。如果把這書裏的所引的書多翻一翻，這書的價值或者還可增高。

這書大半是從我在推廣班，講習會，及其他在密蘇里及屋海屋等州非正式集會時的講稿產生的。我不知不覺得聽我講的人的益處不少。直接的幫忙的友人，有密蘇里大學的柯索教授（Jesse H. Coursault）岷省大學的瓊斯教授（Arthur J. Jones）和華盛頓大學的希宋教授（Edward O. Sisson）及我的內子。

一九一一，十二月三十號。

近三世紀
西洋大教育家

目次

第一章	米而頓與他的「阿克特美」	一
第二章	培根與歸納法	六
第三章	拉底與他的教育主張	一三
第四章	孔末納司與他的 <u>大教法</u>	一七
第五章	洛克與鍛鍊式的教育	三二
第六章	傅蘭克與他的教育機關	四三
第七章	盧梭與教育上的自然主義	四九
第八章	貝師道與博愛院	七一
第九章	裴斯他洛齊與發育的教育	七七
第十章	赫巴脫與科學的教育	一〇七

第十一章	<u>福祿培爾與幼稚園</u> ·····	一二四
第十二章	<u>藍喀士德及背爾與訓導制</u> ·····	一五一
第十三章	<u>滿荷勒司與美國教育的復興</u> ·····	一五八
第十四章	<u>斯賓塞與智識價值論</u> ·····	一七三

近三
世紀

西洋大教育家

第一章 米而頓與他的「阿克特美」

普通的人聽見米而頓 (John Milton 一六〇八——一六七四) 的名字，祇想起他的偉大的敘事詩 *Paradise Lost*。學者和文學家的心目中，還有他的別種詩文，而且知道他幼時的作品和他富於經驗時所寫的大不相同。但在這兩個時期之間，他曾寫了些散文和小冊子，這些作品雖沒有引起文學家的注意，卻把米而頓變成一個教育上有趣的一個人物。這位大詩人是一個忠實的清教徒，在他中年的時候，曾經寫了幾本反抗式的小冊子。他所寫的有講言論自由的，有講君主任務的，有講宗教自由的，有反對國教的。在這個時候，他還做了些關於教育理論改革及改良學校的事情。他在三十多歲的光景，開了一個寄宿式的學校，從做教師的經驗，寫了一篇教育論文 (*Tractate of Education* 一六四四)。

米而頓對於機械式人文主義的反抗

米而頓在近代教育史中的位置比較雖較遲，但他是「革新家」(註)裏面的一個，這些人都是想把文藝復興時代產生的教育所受的狹義西散洛主義變為廣義的人文主義。前者所講的，不過是希臘式的字句、詞藻，而他們所提倡的，是研究其中的意義和用字做符號所代表的真東西。這種對於古文內容的注意，通稱為人文的唯實主義，這是在米而頓的主張中特別顯明。因為要明了字句的意義，連社會及物質的現象也去研究了。並且有一種傾向把教育去適應世界上實際生活和預備青年入世的具體義務，大家以為要達到此種目的，最好叫一個導師引學生去游歷，或者竟到國外去留學。後者的傾向，在米而頓的論文裏曾經討論，可以稱為『社化』的唯實主義。雖然在各著作中，這兩種傾向或重其一，二者實有相互的關係，而俱為當時改革家所注重。這兩樣合成一橋，使文藝復興時代後期的人文主義過渡到十七世紀的感覺唯實主義。

(註)其他革新家有 Rabalais, Montaigne, Mulcaster 等。米而頓雖以時而論在培根、拉底及孔末納司之後，但因他在教育上位置的性質，仍列在先。

他的教育論文，是講這廣義的人文主義的一篇可稱讚的文章。雖然他也是一個好古文家，他卻反對一般所謂的人文教育『學一點陳舊的文法規程，無理的裝置字句，所作的結構殊爲可憐』，而且說學的人『多半漸漸生恨而鄙棄學問』。他以爲『我們的錯，是化七八年功夫去學那一年可以學會的拉丁文及希臘文』。他像後來洛克一樣，以爲把那些要有判斷多讀書善觀察的人可做的題目，辭句，及演辭，強迫沒有智慧的小孩去做，是可恥的事情。

他的百科而人文的課程

他並不反對古文的自身，但反對專講文法不管著者的思想，『因爲一個語言學家，雖以知全世界語言爲榮，若不知實際上的東西，就像商人單曉得說土話，有什麼用』。在這句話裏和別處米而頓所謂東西，指意義不指物件。就是他和一般感覺唯實派所提倡的百科式的課程，雖在培根之後半世紀與孔末納司同時，還是偏重人文的而非感覺的唯實主義。他的課程內容有科學及手工，對於自然知識極爲注重，拉丁及希臘文則與以廣闊的訓練，但與主張廣義人文主義的一樣，用拉丁教農

藝，用希臘教自然史，地理，及醫學。總算起來，還是書本式教育，語言甚多——意大利文，希伯來文，卻而提文，西利克文，再加拉丁與希臘文——還有算學，科學，及他科。這樣的課程，差不多不可能，除非像有些人說，所設的是造就米而頓式人才的大學。

他的教育廣義定義

像別的人文唯實派如孟太諾 (Montaigne) 等，米而頓也主張在課程後段用許多時間教社會科學，如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及神道學，並且給學生訓練使接觸實際生活。他也提倡在英國及國外旅行得着經驗和知識。所以米而頓要把研究與了解古文作者及實際生活的預備去代替當時狹義的人文教育。他最初以為學習的目的是『補救我們祖先的錯誤，在正確知道上天』，他後來更切實下了他的著名的定義：——

『我所謂完全和寬廣的教育，是使人戰時或治世能公正的，技巧的，及大度的做公私各事。』

他的教育機關——「阿克特美」

他實行他理想教育的機關，叫阿克特美（academy），這裏邊要有『大廈與廣場可容百五十人』。這所學校的學生，可從十二歲住到二十一歲，受中等及高等教育，『除去學法律或醫學的外，不必進別的學舍』。他還講『照這樣，每城如需要時，許多房屋可變爲學校。』

米而頓的「阿克特美」在英美的影響

說來也很奇怪，這樣的辦法和課程，雖是誇大，卻變成一個新教育機關部分的内容，後來在英美極關重要。照他的大概辦法設學以供英國非國教徒急需的，在米而頓的晚年開得很多。在一六六二年強迫信國教令下的時候，有二千不信國教的人，全被逐於宗教，而以教書爲最適當的生活，同時可以使被大學及公學不收的非國教學生受高等教育。最早的一個阿克特美是 Richard Frankland，於一六六五年在 Rathmill 開設的。還有在 Sheriffhales 的 John Woodhouse，在 Newington Green 的 Charles Morton，及其他有紀錄可查的，凡三十處。這些學校，大都是米而頓式人文唯實派，而且因爲主要宗旨是養成牧師，所以有拉丁，希臘，及希伯來等文，

再加各種科學，算學，及社會科學，而且特別注重國語。這個新傾向，被洛克的思想等書（詳後）更爲推廣，他的著作，變成清教徒辦阿克特美的指南。在一六八九年的時候，敕教令下，使非國教徒在法律上受同等的待遇，這些學校也都註了冊。

十八世紀中葉，在美國各教宗數很多，中等教育的需要很大，當時所謂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宗旨是推行狹義的教宗，課程是古文訓練和大學預備，很不合時宜。英國式的阿克特美遂取而代之。最初在一七四三年，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主張設此項學校。他要設立學校預備生活不單是升學。他所以提倡爲本色文義亞州的少年設學，注重英文法及作文，習字，算術，圖畫，地理，歷史，自然科學，演說，公民學，及論理學等。他本想刪去關於言語的功課，使課程全屬唯實的，但因政治上關係，不得不定爲選科。他於一七五一年，在費勒特非亞（Philadelphia）開設一個阿克特美，在十八世紀後半，各處繼續開的很多。在革命以後，因爲各城鄉不願意及無能力維持文法學校，此項學校成爲一時的中等教育唯一機關。

第二章 培根與歸納法

米而頓及其他革新家代表人文的及社化的唯實派。但是唯實的發展，並不終了於研究字句的意義和使學生接觸實際生活。這個最初的人文唯實主義，不過是從機械人文主義到感覺唯實主義的過渡。後者是十六七世紀科學的偉大發展及各種新發明的反射。這個運動的大步驟，始於哥白尼（Copernicus）。他的宇宙系統說，雖到一五四三年纔公布，但在一四九六年的時候，已有人不滿意舊日「柏託拉美」（Ptolemaic）的宇宙解釋，而希望有更滿意的學說出現。哥白尼以後意、法、荷、英有許多發明家，新運動的精神漸漸影響到哲學與教育。許多科學上的發現與發明品出現後，哲學也起手根據理解和感覺去改造。Kepler 用以測天，Galileo 用以改造物理學，Guericke 發明了抽氣筒，哲學一方面，有笛卡兒的唯理論，洛克的經驗論。其結果連教育理論家也把科學及實物引入課程裏面。大家以為人文主義不過講字句、書本及意見，再改良也不能研究實物。於是新方法新書籍產生，使古文的學習縮短而簡易，課程的內容革新不少。這個運動差不多使大家不得不求教育上的科學原理。

培根的新方法

但是這個傾向發現於教育上，在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時代以後。多數的發明家用科學方法不過是潛意識的，直到培根纔做出所謂歸納法來，用這個方法漸漸發展出教育上的科學原理。所以他是第一個感覺唯實主義者。照 Rawley 博士他的傳記人說：他在岡橋大學讀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就以亞氏爲不對。大家知道他後來公事無論怎樣忙的時候，都常做文批評亞氏的方法，而欲就當時的科學發明求一個新手續。但直到一六二〇年，纔公布他的新著作，叫新工具（*Novum Organum*），用歸納法反對亞氏的演繹法。在這本書裏，培根主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人的智慧若沒有適當工具或方法去發展，不會有效率的，並且照他說天下的人用他說的手續，都可得到完全的知識與真理。他把這個求知法和當時盛行的方法比較如下：——

『世上探求與發現真理的途徑祇有兩條。一條是從感覺所得，從特別現象跳到普通原則，再從這些以爲真理已一定不可變的原則去判斷與發現不可決

的原則。這是現在所盛行的。還有一條是從感覺所得，從特別現象逐步研究最後達到普通原則。這是正路，但無人去試。』

所以培根以特別現象爲起點，不像大家以爲的亞氏三段法想當然的推論。培根覺得在一個人正確觀察以前，必須看看一般人易信的假而不正確的觀念。這種該去的成見，他叫爲「謬見」(Idols)。他說謬見有四種：——

『羣衆謬見，根於人的天性，個人謬見，在羣衆謬見以外，個人有謬見，社化謬見，因人與人相接而生的，盲從謬見，受哲學上成見和錯誤的公律而成的。』

他的新方法不單是集了許多特別現象就了事。他以爲這樣想當然的結論，於科學一樣危險而無用，他以爲這兩種大錯是以前科學不發達的大原因。他說：——

『以前研究科學的人，不是專試驗，便是有成見。試驗派像螞蟻，祇知收集來用；成見派像蜘蛛，把自己的東西變成絲。但是蜜蜂走一條折中的路；他從花裏取材料，用自己精力去消化他。哲學的真功用也像這樣；並不單靠思想；也不單收集自然史中或機械試驗中的材料而用記憶去儲藏起來。要是兩種作用，試驗與理

解，能聯合起來，（現在還沒有人做，）那就希望很大。」

培根新工具的第二卷講他的方法講得更切實，可惜沒有講完。簡單的說，他的計劃是先把成見去掉，然後把自然界所有的事物一一仔細的列出來。他覺得要是科學家合作，把科學上所有的事實全集攏來，比較不算難事。所有材料收齊以後，再定他們的「式樣」，他所謂「式樣」就是某種性質的定律或精粹。這是要把有這種性質的東西和沒有這種性質的東西兩相比較，再把兩種分開，發現確有這種性質的，便有這種「式樣」方可得到的。然後再證明這性質的程度的深淺確與「式樣」的程度相符。

「萬象館」及全智課程

培根所希望這新方法完全實行後的情形，可以在他寓言式的新大西島（*New Atlantis*）找出來。這島上的居民經過許多年的功夫，造成一個社會，一切理想的衛生，經濟，政治及社會狀況，都一一實現。這裏面最重要的機關，叫「萬象館」（*Solomon's House*），館裏的人都是盡力於科學研究和發明的，培根所想像的，有許多到現在纔